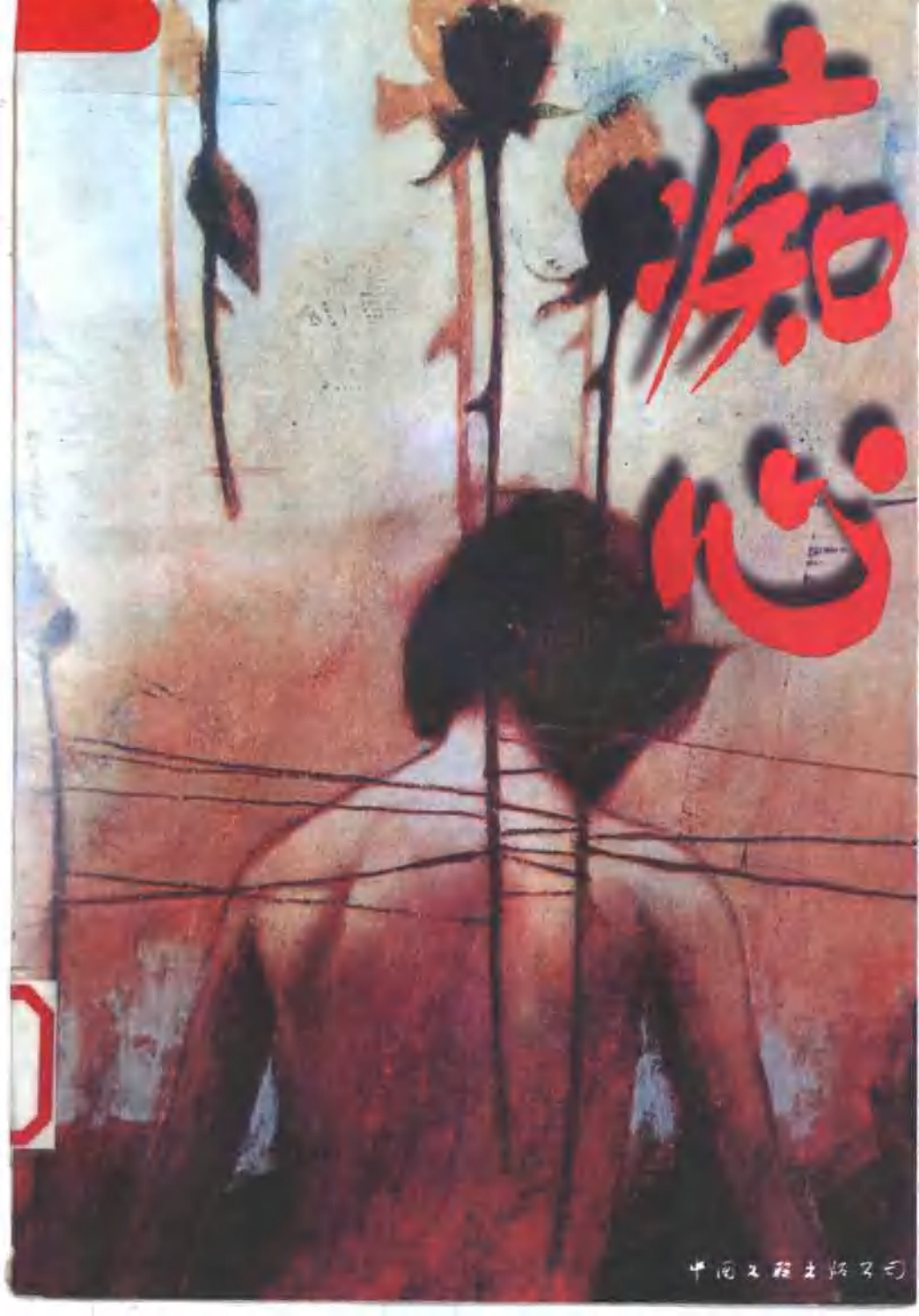


The artwork is a painting featuring a person's back, rendered in a dark, textured style. The back is crisscrossed with thin, dark lines that resemble thorns or wires. Above the person, several dark, thorny stems rise, each topped with a dark rose. The background is a mix of light and dark tones, with some areas appearing more like a sky or a wall. Overlaid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inting are large, bold, r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top character is '痴' (chī) and the bottom character is '心' (xīn), together forming the title '痴心' (Chī Xīn), which translates to 'Obsession' or 'Mad Love'. The overall mood is somber and evocative.

痴心

痴 心

梁锡华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京) 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痴心/梁锡华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1

ISBN 7-5059-1988-1

I. 痴…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3561 号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隆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7.25 印张 2 插页 375 千字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5059-1988-1

1 • 1402

定价:18.80 元

前 言

梁锡华

这本集子原来是姊妹篇，分别名为《大学男生逸记》和《研究生溢记》，数年前在香港报上连载，如今为方便，合在一起出版。书是小说，即使以非前卫手法出之，自然也不该作纪实的新闻或旧闻看待。所以，特别香港的学界中人，切勿对号入座，徒废心机。书内的“我”，当然是小说的我而不是作者的我。不过其中好些地方根据事实，这也是真的。集内所及的种种，算发生在六、七十年代。读者记得这一样，就明白里头仍有“苏联”的存在而有多少电脑的踪影了。

上篇——在香港和下篇——在外国，不但地点有别，时间显然也不相同。在光阴的洪流，书中主角在后者已经大了好几岁，这影响到书的内容。喜欢所谓生之欢愉(joie de vivre)的，上篇会较合胃口。愿意咀嚼多一点人生百味的，下篇会提供多点思考材料(Food for thought)。

几十万字的一本书在崇尚“轻薄”的今天，普通人不爱看。有心一口气念完的，可称勇士，配得作者的敬礼。

1994年2月6日于香港港湾道1号会景阁4511室

目 录

前 言	梁锡华
上篇——在香港	【1】
下篇——在外国	【179】
著作年表	【546】

上篇——在香港

(1)

人生最严肃的事，第一是吃。民以食为天，谁敢说个不字？在学校，吃倒不简单呢！虽然膳堂好几个，但大家的肚子差不多都在同一个时辰之内发警报的；于是，膳堂要吗冷清清，要吗闹哄哄，那种交响乐包括笑声、叫声、碗筷叉碟碰撞声，而超然在众声之上，是扩音机的发播饭菜号码声。这股音响，岂只震耳，连肠胃也给它震翻。记得念一年级第一个学期，实在很不习惯，往往在中午时分吃而不知其味，何况有时候还要上体育课，说到这一课与午饭的关系，我们做学生的无人不伤心，有些女流之辈还落过泪。请读者想想，如果上课到下午一时，走路往膳堂五分钟，排队买饭候饭共三十分钟，余下的二十五分钟就要包括吃喝、进出洗手间兼赶路到运动场。那种紧张快速的要求，和部队生活也不相上下了。更甚者，如果有幸遇上了一个开了口就不能休的讲师，他口沫横飞至一时十分才下课，你那一顿午饭就吃得像饿狗抢屎了。如此这般，正好制造肠胃病，而接着的体育课，则有加剧之功焉。回想当日在中学那种优游从容之乐，大学生还不执汤匙敲饭碟而垂泪么？

但谁叫你拚命要考进来？自作自受，活该！

不过大学生总不是凡夫俗子，我们至少懂得并死记“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话，所以，大多数还是征服肠胃而不是给肠胃征服的。

“我看你们赶吃午饭的苦况，真的不胜同情。可是，午饭难道非吃不可？”

素以怪论著称的讲师林其钧先生那一天的话，我们当然竖起耳朵恭听，但对他第一句的反应却是：林奇怪，午饭难道不吃也可？

不过林先生虽然给我们尊为林奇怪，他许多奇见往往也不乏道理的。他那天接着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尽该在早上饱餐一顿，中午小吃，然后到晚饭才狼吞虎咽也不迟。“为什么要死守旧习惯？家里头老的一套饮食之道难道不能进化或革命么？”他这一说倒把我们吓住了。陈大昌问他怎样“小吃”法，他举出自己留学美国的实例，赞成面包、熟蛋（或芝士）加苹果。我们一听，立刻胃下垂，整个人也下沉了。

黄昏无事，大家又讲林奇怪。瘦鬼第一个激烈反对，认为不正规吃午饭，没有人能活得下去。我们当然不赞成瘦鬼带头做这门实验，怕他从瘦过渡而成鬼，但觉得肥虾倒不妨一试。“我夏宏广就不佩服林奇怪！”肥虾气得跳起来，双手叉腰，很有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的大将风度。其他两人，大致上都同意中国人非吃饭不可的。不但如此，还该喝汤，不然身体到一天恐怕有拖垮的危险。

我看林奇怪四十多岁，不肥不瘦，望之若三十许人，倒有意听他的话去“实验”，但寄宿生早上怎样饱餐才好呢？难道晚餐之前的两顿都是面包、鸡蛋？最后我来一个折衷办法，中午喝牛奶吃糕点取其快捷，三、四点钟左右再补充营养。这样行了两星期，竟然很适应了！林奇怪说在大学读书要打破许多老习惯，信焉。

在校内，有志气者尽可以不光顾膳堂而自起炉灶。宿舍里头

煮食设备是有的。据报，好些女同学根本就是天天合伙做饭。菜单也不限死在罐头、腊肠、咸猪肉等三数种腻口物。她们往往把妈咪的厨房技术输入校园，黄昏时努力实验日后贤妻良母的生活。我们男生对此，除了心折、合十、顶礼之外，无话可说。我们也不是没有这方面的大志，但志在吃，而不在煮、洗、炒、蒸等恼人的玩艺。例外的只有一个，是许经纬，念商业管理的，他曾提议四人或六人组个晚餐团，轮流做大司务和洗碗机，但实行了一个星期，散了。原因很简单，他做得认真，做得高明，其他的团员，不是愚昧无知就是无心向厨。他一想，太吃亏了，其他人一想，太麻烦了，于是欣然收兵，但许经纬不甘心，两周后卷土重来。这回独资经营，不加外股，干得有声有色。什么烧排骨、豉椒鱼、腊肠蒸鸡、咸菜牛肉等都给他弄到手且弄到口了。瘦鬼试图展开外交攻势，跟许合伙。秘密会议一番，到底不成功。“他说我根本不懂烹饪，只配洗碗，所以投资额应加倍。这家伙端的是念商科的。头脑整天在利字上打转。”瘦鬼叹声连连，完全是个小圣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格局。

“他妈的许经纬，自私鬼！”众人一哄而起，这句话也分不清是谁说的了。

我们最大的盼望，是蒙女同学邀请去吃她们亲手调制的晚饭。也曾多次在不同场合暗示这个宏愿。但女孩子们似乎都看我们为癞虾蟆。看光景，即使清汤一口，也是落空的了。

说吃喝，有一条门路是永不落空的，就是搞系会活动的时候。男孩子照例举手举脚，要女同学弄点东西让大家高兴兼果腹。在那等关头，她们是少有不合作的。但说到底，也不过是红豆沙、杂果甜品那一些。祭胃尚可，齿颊留香就未逮了。

吃得有意思，还是由老师挖荷囊最佳妙。

人生的道理实在多。你看，在中学，说师生聚餐，那是谢师宴。在大学，世界轮流转，是……也许可以给一个歪名：“谢生宴”。

这条吃的门路，我一进学校就蒙前辈学长指示了。哈，原来大学的确不同凡响，老师是不时要请学生吃吃喝喝的。当然话不是这么说。在大学，凡事都高级一点、学术一点、玄妙一点、优美一点，否则人家就笑你没有文化，不像大学中人了。可运用的名堂总有几个的，例如开学不久，联欢这口号最派用场。中秋节，可称赏月。近十二月二十五日，庆祝圣诞。农历岁首，那自然是拜年了。不管扛个什么招牌，总能名正言顺大步踏入老师家中热闹一番。那时，难道没有点好东西进肠胃么？师母们最是可人，因为她们都不甘示弱，所以，我虽然只是个二年级小子，也藉那些尊师重道的机会，吃过不少精美点心、饺子、蛋面、肉粥、糕粉等平时难得一尝的美物了。至于巧克力一类糖果，更算不得什么。

吃喝的确伟大。同学们每逢经过上述那种盛会之后，都深感师生关系奇佳。老师们也是有同感的，不然的话，为什么有些讲课没甚精彩的讲师，要不时带点精彩糖果到班上来呢？我们吃得惬意时，总觉得那一课没有白费时间了。

老师们有家的，大都给我们吃过的了。没家的，就是那些寡人，我们照例放一马。要敲他们竹杠，也止乎糖果糕饼，或膳堂小吃。倒是一班女同学头脑精灵，认为闹闹那些寡家应该更有探险风味。那天，称为尖嘴鸡的甘瑞姬就扬言道：“有家的人，情形大同小异，惟有那些没结婚的，才各有所怪。”瘦鬼看着机会不可失，马上大声说：“你讲得满肯定，一定跑过不少寡人之家才向我

们推荐的了。”瘦鬼这一招，把辩才出众的尖嘴鸡也弄得面红了，只好勉力招架一下说：“你胡言乱语，不跟你讲。”瘦鬼戏胜尖嘴鸡，乐坏了！

不过尖嘴鸡的道理一出来，事实上是连瘦鬼也拥护的。一周后，我们以上门聚餐庆祝孔子诞辰名义，向林奇怪下手。肥虾听到有吃的，当然积极参加。

林师起头愕然，期期以为不可，但大家说会带厨具和食具上门，他就没法不答应了。其实不论男生或女生，那天的目的并不在吃，乃在看，要看看林氏寓庐有多怪。

果然名不虚传！

林奇怪的住处哪里是个家！是个货仓啊！不，是个书库才真。

唉，书多到交通阻塞，出入不便，饭厅也不为饭厅。大概林奇怪是书饭不分的。我们一行八人，涌进林氏厨房，要看主人家预备了什么好肉好青菜……等到抬望眼，我们不禁仰天长叹了。上帝啊，那算是什么好东西呢？

林奇怪原来请我们吃罐头牛肉。另外，他买了一大筐子番茄。

“番茄煮牛肉，很够营养呀！”他得意极了，显然认为他这一道菜是营养甲天下的。我们在他背后做鬼脸，无人不苦笑。

不过，事情倒是简单了。尖嘴鸡带着两个女同学干脆把男生全部赶出客厅（书厅），说：“我们做饭就是了，不用你们男同学碍手碍脚。”

事情既然如此发展，我们只好在书堆中或站或坐，请林师讲学问讲人生讲大道。他兴致勃勃，像个新科状元，搓着手说：“就讲买书之道和藏书之道如何？”接着，也不管我们同意与否，一泻

滔滔，居然连肥虾也听到动容了。

按林师的高见，吃饭是为了果腹和营养。人生在世，读书、买书、藏书才是正经。

“有什么比知识更丰富的？”他问，我们当然不答而让他自问自答。他半闭双眸陶醉地说：“书是知识之源，所以多买书、多藏书，到一天就是富甲天下，并且可以沾惠别人，造福社会。”

饭很快就上台了。罐头牛肉煮番茄，独沽一味，但经女同学们妙手调弄，滋味不坏。

饭后女生命令男生洗碗。结果碰破了两只，是她们带去的，只好算她们倒楣了。

正待告别，林奇怪忽然拿出一盒……你猜什么？Suchard 巧克力呀！真想不到他那么豪爽！多名贵的 Suchard！多美味的 Suchard！我们真觉得林奇怪是颇伟大了。

林奇怪之后，下一位是谁呢？在几个女寡人中，我们选了刘小碧博士。但别随便以名字论人，她高头大马，完全是个洋妇格局，何况声粗气豪，不是女中丈夫是什么？刘博士，看样子四十多岁，高级讲师，钱应该赚得多，也积得多的。我们这一班寄宿生都估定，她不请我们好好吃一顿才希奇呢！

真的，尖嘴鸡话还没讲完，口大声大的“小”博士马上答应了。“后天五点钟来我的地方便是。”

“五点……恐怕太早……”尖嘴鸡正在吞吞吐吐，对面吼声陡起：“五点钟下午茶正好，一言为定！”

我站在尖嘴鸡后面，倒抽了一口冷气。尖嘴鸡吓到低头塞口，大概已面如土色了吧。

唉，目的是一顿饭，所获者下午茶。不丧气才奇怪呢！

但下午茶总比没有强，所以我们历史系一班寄宿的二年级学生都出席了。大家想，管它蛋糕、西饼、三明治、甜品什么的，都开怀吃一个饱就是。

跟林奇怪的居所比较，“小”博士的居所有气派多了。室中有花有画，何况还一尘不染？

红茶泡了，牛奶摆上了，方糖进杯了，我们同学一行七人，睁大眼睛等待美食出现。不料，“小”博士玉手一扬，从桌子下边拉出一大包……唉，吾不欲观、吾不欲剥之矣！

“随便吃；不必客气。牛奶红茶加花生米，这顿下午茶不坏吧？”“小”博士笑得很开心，我们觉得很痛心，很伤心。

人家说四十岁以上没结婚或嫁不出的女子，即使原来不孤寒的也孤寒起来了。看“小”博士招待我们的一顿奶茶加花生米的下午茶，可知上面的话可以归类入名言录。我们一班男同学一向以为“小”博士满身男人气，而又衣饰常新，显然不是每分钱必算的吝啬鬼，哪里知道……

咳，堂堂皇皇一位高级讲师，就是美国、台湾等地称为教授的人马，出手止乎下午茶已经匪夷所思，何况是花生米的下午茶呢！这件事叫人愈想愈气！“小”博士分明是……是什么呢？向我们示威？给我们侮辱？施以间接的教训？给以无形的巴掌？唉，样样都是。总之，她胜利了，我们失败了。

“小”博士无疑是极工心计的，不然怎会摆出个花生米阵，害得我们这班存心敲竹杠的馋嘴学生，徒然出师面落得个惨败下场呢！“江湖上，女人、小孩、乞丐俱不可侮。”这是林奇怪引述某师的嘉言，的确道理十足。

关于“小”博士，以后听到（不，偷听到才对）有女同学说，其

衣饰虽然“抢眼”，其实都是地摊和小店子的便宜货，就算是名牌，也不过是假名牌云云。这些话可信性甚高，因为正合“小”博士的吝啬和工心计本性，何况，从打分数这方面来看，证据更十足了。“小”博士另一绰号是“女杀人王”，多少同学给她的红笔砍得不是尸横遍野，就是遍体鳞伤。我去年在她手下奋力挣扎，才捞了个C+的分数，想起来额头还会冒冷汗呢！

根据同学们的听闻、观察、加上窥探，大学里头信奉民以食为天的老师多的是。中午时分，大多数固然在教职员膳堂吃午饭，但那些好食之徒，却呼朋引类，开着私家车到校外的酒楼欣赏佳肴美味去了。人家荷囊充实而大吃大喝，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我们做学生的若因此而妒忌，就未免太小气和无聊了。

不过有些为人师者，却也似乎太过一点。例如日韩语文系那个给学生称为猪八戒的大胖讲师，闲来无事就是组织猪朋狗友打麻将、研马经，加上饮茅台和吃狗肉。日韩语文系的同学，说他一星期准有四个晚上在外头吃喝的；醉醺醺回到家里，光景是马上倒头打呼，不知有魏晋，也不知共产和资产，更无论念书与备课了，反正在大学里头捧住铁饭碗，一生一世都是康庄大道，只要厚着脸皮，每个月还不是照拿薪水和房屋津贴？

我们做学生的，同是人也，岂会管人家吃喝？我们自己也一样喜欢吃喝嘛！但因吃喝面懒惰却又忝为人师，我们当然要反对的。

有一天，中文系的许永新对我说，吃喝懒惰派并不是为害最大的人之患，吃喝懒惰骂人派才是。为什么骂学生？许永新说：“做老师的肚子里没有墨汁嘛！给学生问多了，答不出、答不准，气来了，于是开口骂。事情就是这样啦！”

“这混蛋讲师是你们中文系的土特产么？”

许永新不答我的话。他装个鬼脸，嘻哈两声之后，一溜烟跑进图书馆去了。

(2)

四月的一天晚上，到处温暖湿腻，叫人提不起精神。瘦鬼和我饭后散步，途中有哲学系的李一锦和中文系的张耀名加进来。渐渐的，话题转到懒惰的教师，我们同感气愤。这班家伙拿纳税人的钱而不好好教书，在课堂上胡说八道一番，或捧着陈年讲义照念一番，就飘然悠然，脸不红，心不跳，拿他们的高薪去了。

我说最好由学校执行每年严格的问卷制度，由学生评定讲师的教学成绩。

李一锦叹气道：“我们哲学系实行过了，后来有消息说我们意气用事，意见不成熟，于是，不了了之。”

张耀名认为一切办法都不及自求多福。求福之道：(1)不选懒惰者的课。(2)若属无可避免，则上课时坐后排，只管念自己的书，不听前面的胡言乱语。

“这太消极，属不抵抗哲学……”李一锦的话还没完，瘦鬼抢着说：“标准的道家精神也。张耀名念中文，把道德经背得烂熟之成绩也。”

大家叹气！

瘦鬼灵感一至，当然滔滔，当下趁着众人无言，把公务员大骂一顿，说都是这班家伙害香港的。吃纳税人的钱比大学教师凶得多，而工作却少得多。众同意。最后齐骂一番面散。

跟瘦鬼一道回宿舍，相对愀然，想到这个世界，天下乌鸦一

样黑，我辈将来毕业又何以自处呢？不争气的肠胃要吃饭、不堪冷热的四肢要穿衣，只堪居屋的身体又不能像野兽那样住树林旷野……唉，还没毕业，已痛苦万端了，大学生乎！大学生乎！

周末回家，母亲说我瘦了。一老一少交谈不到五分钟，她已经一清二楚，知道我听了林老师的话，早作了吃“西餐”的人。

“这怎么可以！中午不吃饭？面包，鸡蛋牛奶，苹果？你又不是番鬼仔，这样下去，迟早要生病，而且……”

我颇不耐烦，不等她说完，就顶撞了一两句，又强调做人不一定要喝汤吃白米饭的。

不料，母亲哭起来了。

“我早知道自己就是命苦，到一天亲生儿子也会不理我的。难怪你现在回家次数少了。你已经不用吃我的饭菜。我问你，有中国人不吃饭的么？你们的大学教授不知道是什么教授。有书不教，就是教学生不吃饭。到一天，病了怎办？今天的人都不用听父母的了。以后成家立室，只有老婆才是亲。这一切，我早猜到了……”

至此，姊姊、妹妹都齐声加入助阵。一个男人怎敌三个女人？我无言，我屈服，我是日大吃大喝，虽然不是大鱼大肉，但总是大碗饭、大口汤。晚上回校，却不免大悲大哀起来，我如今更深的体验何为代沟、智沟了。学校里头有识的老师，教我们勤于思考，敏于进取，勇于破旧立新，但家庭中老一辈、甚至少一辈，不时会死命拉后腿，叫人逢二退一地前进，更不幸是逢一退二地倒行。香港是西化还是中化？我糊涂了！我自问是留意孝道的，但非顺就不算孝么？要孝就非顺不可么？我今后在校的午饭该如何处理？大学生啊大学生，你在中西夹缝中，你好苦！

我实在习惯了中午不吃饭的便利了，我已深得林奇怪所云“无入而不自得”之乐。我念了好几本保健书、营养学书，都没有说非大米饭不行的伟论。健康之道，很简单，饮食、运动、休息，而饮食之道，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纤维素、矿物质，几样调配合理，份量得宜，身体就有保障了。

但不要说家内，校中相熟的同学，也没有一个同情我的。肥虾更讽刺有加，说：“你算是做林奇怪的入室弟子了。他有机会留学，你将来也有的。你会后来居上，怪上加怪，因为你怪得比他还早。好呀，当心娶不了老婆！”

肥虾的娶老婆主义我不拥护，虽然也不反对，但瘦鬼以圣人之道谴责我中午不吃大米饭，却是我心耿耿的，因为，我佩服他好学深思，所以总希望大家步伐一致，攻守与共，何况他为人又是那么真诚重义呢！

正思想间，瘦鬼兴冲冲而至，打开一本书要我念。“朗诵一行就够了，开口！”我一看，是“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不待我发言却自己大声说：“看到了没有？孔夫子的话！要吃饭呀！”

有点气馁，独自躲进图书馆望着远山发呆，忽然，灵机一动，飞奔上四楼找了好几本《论语》的注释书翻阅，然后雀跃下楼出馆。

傍晚，荷花池畔，我向着瘦鬼讲学：“饭疏食者，吃粗粮之谓也。北方粗粮是什么？是大米白饭吗？你说！你说！”瘦鬼吓到面无人色，手上的雪条，滴滴甜汁直往掌心淌！嗨，我胜利了，真得意！

如今，瘦鬼和我一道，中午不到膳堂排队买饭吃了。我们在

树下野餐，干粮白水，谈古论今，有时和林老师奇怪一起，正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谓也。

瘦鬼之可爱，在于身上满是向真理低头的精神。他认为对的事，必做；每受启迪，必以行动证之。当他明白了吃面包杂粮和吃饭效果一致的时候，他立刻不再坚持午、晚必须吃大米饭的传统。他有一个儒家经典读得透彻的父亲，自己受了家庭熏陶，也是满口孔孟。今天的大学生有瘦鬼这个人，真不简单！我认为他是勇者；不是腐儒，是鲜儒、新儒、真儒。我何幸有他做同学之外更是同房书友。我本来隋性颇强，受他勤学影响，年来用功多了。

瘦鬼之瘦，毛病似乎跟肠胃有点问题。有一天他跟我大讲颜回的美德，七情上面地，着实摇头摆脑一番，说了“贤哉，回也！”十遍以上，害得我火急找《论语》恶补，结果是心中戚戚然，因为孔夫子明明说过：“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二过。不幸短命死矣。”我忽然间身上冷热汗交进，很怕瘦鬼早死。

是夜，苦劝瘦鬼合伙跑步，藉以开胃健身。他闻跑色变，曰：“不可，不可！君不见美国的 James Fixx 跑到见阎罗乎？英文系的杜正道虔心念过 Fixx 的 The Complete Book of Running，信到五体投地，之后跑到失魂落魄。再后，他听到 Fixx 死讯，吓到马上检查身体。现在转行打太极了。”

午夜惊醒，因为梦见一班人跑步，结果仆倒道上，无一幸免，而瘦鬼在内！

讲吃，宿舍里头几乎无人不消夜的。十一时至十二时之间，吃风吹遍，人人唇皮动，牙齿动，舌头动，肠胃动，总是惟吃是务的一个无心向学境界。事实上，六时半左右吃晚饭，睡前焉能不饿乎？我一向泯然众人，人做我做，人吃我吃。点心吗，大致上是